

縱逸遨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

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

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詣識夷澹

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

箭蘊崑崙之良玉故衆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閒因諱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見欵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

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璵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師集

當五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爲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

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

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旣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旣嗜酒玄宗欲製新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乘輶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歎

莫辨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今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說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被謾放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官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

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

海高天師授道鑑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爲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術

孟說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說好方術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說年雖晚莫志力加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辨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今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說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被謾放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玄品錄卷之四

當五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
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默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莫能
測其所為長史竇軾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
韃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緝
木葉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
見者曰此朱居士齋也爲鬻求茗易之置其
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屢草柔細環促

結寢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脩禮迎致之

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

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飲

州太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

人牧羊收儲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

黃願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願卒

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道

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

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

巡勃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

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官宦扶入宮中與語
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幕塵獨往林壑朕

為封醫徒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恩克膺嘉召

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

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

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

一副綃百疋

道默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

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

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

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

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

其兄攸宜敦喻卒不起后乃吳之盤桓龍門

少室間冬茹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鑄高

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幘瘦枯諸物塵皆流

積不御也暮年肌肉消骨腫有紫光晝能見

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焰未
嘗輒出卒不蹈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

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

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

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

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

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

士峯云

道品

張蘊字藏真襄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

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

蕭何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

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

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雪

精驟侍者五人橘栗葛柶木常所服者垂雲

笠六角扇方木鎧葛木如意魏惠王諸物朱

衣席帽出入人間望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

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周

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爲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真誥洪崖先生今爲青城真人墓在武威姑臧縣

五代

道言

卷五

五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

○

酒奕秦爲詩章寫繢素人間傳爲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道質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辯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澤奇之後居仙都山隱嘉嚴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曰言易雅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

○山遠逢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寔精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每林中拾薪斬荆虎豹弭尾從之或以薪葉負其背上送歸而去飲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母問師道遊華所每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

道質

○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禪師道行教於吳國安足胡謙光魯國孔宗魯皆得其真者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祿之白鹿洞錢武肅王夢騎鶴訪別

道殷羅隱之友善遂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解又能化石爲金遂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自爲三高士節度使劉凝以寶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道遠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遠好飲酒奕秦爲詩章寫繢素人間傳爲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道質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真淳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師間立大方即郡之東山建問政山房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丈山採松脂遇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華

○樞要唐景福二年鍊鑑謁于餘杭大慈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察地將欲荆棘唐祚當革祚之年猶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就頒命願

○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真童事跡自

言本居南嶽與彭恭同隱夢至所居授以素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修即以彭恭謝真形瞻禮吳太帝霸江淮聞其名徵至廣陵建玄元宮為所居賜號道遙大師問政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隱化而往絕世恩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款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今威之歸華表也有詔褒贈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啟有厥由子何不舉故淮宣欽管內道門威儀道遙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太德○賜紫金師道早通玄理夙契冥風野鶴不群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勲臣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思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宋

道品

陳搏字圖南衡郡人小時戲渦水上有青衣

姬抱乳之曰今汝永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女篇後唐明宗封為清虛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信然顯德末奉白牒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太宗時召之圖南疏辭曰臣性固猿鳥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就簪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跼笑聖明太宗再遣中謁有必起之且○賜詩曰

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盡把三峯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請闕冠華陽巾躡草履羽服垂紳以賓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

○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廝役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霞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邃於易嘗曰坤

朝觀亦可念也琪等遂問修養之道答曰聖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圓治之時勤行修練何以如此士大夫日往乞善言皆答曰亦陽也則知陽無剥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

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健

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

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厭節先生邵雍又

以太極圖授種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濂溪先

生周茂叔圖南以故數發機先語後所以然

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曰與趙

忠獻公遂長安市圖南遇諸途曰可飲乎太

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睥睨之曰亦可也

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痔亟就右坐圖南詰曰

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爭引而下之其召曰

○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廝役

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

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

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

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霞山谷不散

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尊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以禮餕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方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真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真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盩厔人也與種放劉海蟾爲方外交遊天台赤城廬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爲無爲無不爲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糞蟲變蝶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

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

真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其他因命講

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

篇曰國猶心耳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真宗嗟異之賜秩著作郎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密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詠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嘵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驥叩戰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聞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予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諒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質
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冲舉事對曰此非所

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莫事冲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詠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嘵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驥叩戰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聞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予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諒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質
率子廢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

晚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

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

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遇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長

沙奉詔賛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臥不

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

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莫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

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

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閻

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

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

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獄下未幾南臺寺僧

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闊遊耳寄書與山中

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

杖屢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旣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爲不

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謫高安忽過子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降陰不昇肉多而浮面赤而薄教君洗手漱百骸浹

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

驗他日問及養性告曰亦嘗夢乎方其夢也

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吉笑

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

知其誠有道者吉自言徃在廣陵爲同學蔣

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

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閻

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

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

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獄下未幾南臺寺僧

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闊遊耳寄書與山中

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

杖屢而已

道言

李昊劍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鬼因空所舍堂致吳鬼即止蘇轍子由詰曰

何能爾耶昊曰彼多欲故鬼侮之吾斷欲久

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答曰人稟天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物我之辯內而在我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

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

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

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

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

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

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黃州幸爲我多

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爲吉也興國軍太

父母以爲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署道

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

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

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仙童名抱一榼往河中府謂此行已抵太陰錄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錄二十三代真宗遣使祈龜山中明年生仁宗事吳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勅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榼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趺于乾元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

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籙庵居積金峯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麾之東隅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

以有疵手爲捫之明日癱滅元祐元年哲宗聞其名以高道召勅住上清儲祥宮紹聖四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別勅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閩阜山爲經錄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王印玉樞具景震効御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嘆而不能用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鹿遮道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覽吾無還期四月至京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交夢天帝召詰朝一鹿觸車而斃命瘳之道左先是所蓄鶴聞化年七十二勅建藏真觀於葬所累加至祿

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等當不逾於此遂命脩遺表捉筆親題表後云陛下天縱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慤儉爲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當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抑書畢而逝

于石山中

徐守信海陵人爲天慶觀傭役服弊布衣曳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爲惟執帚掃除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癲甚衆狀惡甫與處序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爲歛葬既已歸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

道言

查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榜入茅山劉先生嘗

道化

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遂爲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

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癲甚衆狀惡甫與處序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爲歛葬既已歸

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爲神翁始知道於癲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

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
當五閩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即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背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

誥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耀白皙眉目眞天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既至執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弭解州鹽池怪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大內災命煦欒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極靖康初虜引去出塞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詣先生虛致召必起之先生行至餘杭而色憂不怡人

莫之測已而乃聞虜復入寇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寔丁未歲也後匯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嵩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葬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嵩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嵩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爲名言周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以爲此古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當五宣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吾慢于親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啓視乃五雷書慶元

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道堅禳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檜禳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衆舉頌有爲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

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默旣壯無所聞往遊南嶺至衡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輔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爲張負止爲張煥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宣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吾慢于親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啓視乃五雷書慶元間衡州旱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臥也即延命禱雨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錄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因功夫修錄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

雨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

十未得度爲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
冲靖先生寧宗爲出內帑錢撤上清宮新而
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奉天子
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
奚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
謂爲漢天師也

大淵洞天記序

賞矣

淵之爲郡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故爲吾道之
奧區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在在有焉于過錢
塘之上每低徊延覽不能捨去惜不盡遊其
名勝者間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
霄官歸一規者尤慕其山水之麗宮宇之宏
而未之一造焉今年春其宮道士某持其宮
志請序於予因獲探其源委顛末其大淵洞
天柱峰即洞霄宮也始漢武元封間而晉
唐以來修真隱遁之士多居之逮宋南渡都
於杭州門地之盛聲望之隆與玉清醴泉崇
福昭應太液寶鏡諸宮觀等矣凡寵幸駕

玄品錄卷之五

○

錫西賜額之異尤冠一時涉元之盛高人奇
士輩出於教益振雖宮宇之變或惟兵燹之
革輪廄之繁復設規以守其成益有復興之
勢矣而山川之推^舊爲洞天福地之殊者四方
至今猶稱之故其具諸載籍者凡數麻之盛
人物之異文辭之偉靡不備見之若淵之名
於東南者舍是尚何求哉昔之志夫是者可
謂善述其事張大其跡也今某尤將廣予梓

亦抑知繼夫先志也嗟乎古今之盛衰興廢

之無窮雖僅真靈異幻化之跡尤有湮沒而
無所考焉其所可追索者徒賴于名辭巨筆
愈之金石煥乎千百載而不泯也雖然浙之
地勝人傑而琳宮瓊宇卓稱於時者爲不少
矣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又幾何哉若洞霄
之稱於一時而大且著於不朽矣使其傳之
悠遠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豈不亦吾道
之盛典也因嘉其志而序首焉洪武三十一年
歲在戊寅正月既望正一嗣教道合無爲
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
宇初序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玄文鄧牧心
隱餘杭天柱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極
山中奇偉絕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
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嵒洞
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
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茲
山之功亦懋矣况其賢而文冲澹不衒其師
介石沈公端雅有容疊膺綸命典領本山人